

李康美 著

玫瑰

依然红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玫瑰依然

李康美著

086898

247.5
1820
2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依然红 / 李康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12

ISBN 7 — 5059 — 2566 — 0

I.玫…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2644 号

玫瑰依然红

李康美 编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125 印张 2 插页 374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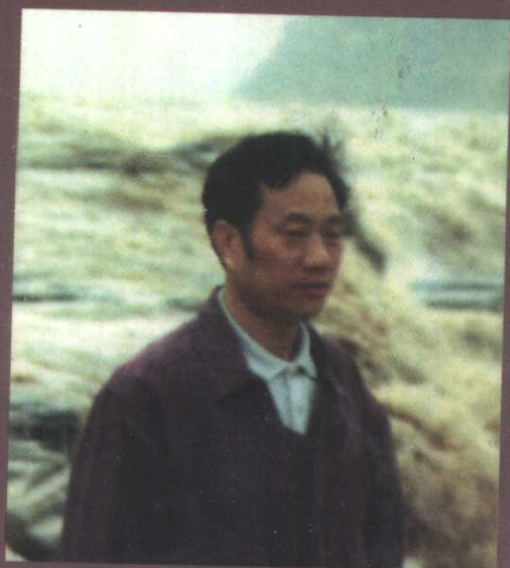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059-2566-0

定价: 22.20 元

I · 1900



作者小传

李康美 1952年3月生于陕西渭南。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渭南市作家协会主席。

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陷车纪》、《先人屋》、《在阳台上》等中短篇小说，在全国产生影响。已出版长篇小说《情恨》、《天荒》、《裂缘》等3部。共获奖10余次。

内容简介

善良敬业的女记者吴楠，极力帮助众多独身女性冲出命运的泥淖，而她却一次又一次被爱情困扰。她爱的男人抛弃了她，深爱她的男人却固执地追求她，当她再次拥抱爱情时，深爱她的男人却突然与别的女子结婚。她只能沿着古老的黄河逆流而上，寻觅人格的力量。

浪漫的女诗人柳格看似洒脱的外在性格并不能掩饰她内心的苦痛；年迈的老寡妇王秀玉爱恋了一生，孤独了一生，是爱情支撑着她的生命；好唠叨的女医生凌芳在爱情面前和最好的朋友反目为仇，投身古朴沉寂的黄土高原后就徒然坚强得如同男性；知识分子老寡妇南琦决意冲破旧的樊篱，但却不得不节节败退……

全书讲叙了一个又一个独身女性的故事，既催人泪下，又感人奋进。

目 录

第一章 1

历来的辞书上都做了这样的注释：寡妇——死了丈夫的女人。我实在不敢苟同。应该是：寡妇——失去丈夫的女人。

第二章 15

那张旧名片上还有我在这个城市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可是已不是我的家了。请您划掉了事！

第三章 25

对这样的男人，我一点都不留恋了！即使有孩子揪心，我也别无选择！

第四章 4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在关注着一个关于女人的课题，或者说

自身陷入一种矛盾的困惑。

第五章 52

当然,这是中国老年寡妇的普遍心理现象,想给儿女们做出榜样,有时反而把儿女们害了。

第六章 70

你想扮演什么角色?我看你是不是……和他的关系非同寻常?

第七章 89

对对对,都甬去受这个难过了。你既然不爱他,就不要再给他希望。

第八章 105

女子,我也不怕你笑话了。说实话,我这心里……再谁谁都装不下。

第九章 122

我一心祈祷幸福的人落到这份田地,明着不能说,不能喊,不能哭,只能背着人砸自己的头!

第十章 137

可惜热心肠没用到正道上,好好的大姐当了个跳跳车。

第十一章 154

苹果滚落到地上去。他慌乱地捡起苹果，想削掉脏污的地方，但是小刀又从手中滑落。

第十二章 180

好！我给你这个权利。但我还要告诉你，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错爱了你！

第十三章 199

冲动之后是平静。平静之后是后悔。后悔之后又是什么？

第十四章 217

你给你妈都说不清楚，还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十五章 237

忘不了，永远忘不了。昨天晚上我喝醉了，喝醉后呼叫的……还是你。

第十六章 251

其实浪漫的人都不是天生的。都是被精神的苦难磨砺出来的。

第十七章 267

我的孤独,我的寂寞,我的失落,
和被人瞧不起的屈辱感,有谁能知道?

第十八章 288

如果一个人连这种同情和怜悯
都没有,我也想起了你刚才说的北极
和北极熊。

第十九章 306

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很
兴奋。但为什么你的朋友和亲戚对我
只有客气,并不友好?

第二十章 322

你把我饶了吧!我再不愿意听你
们这些事。我一片苦心,却四处碰壁,
已经很烦了。

第二十一章 337

我活得好好的用你们解救?你们
走!我愿侍候他一辈子,用你们管吗?

第二十二章 357

可是,当我质问他时,他却狡黠
地嘿嘿一笑,暴露了那张阴谋的脸。

第二十三章 372

对！这就叫松散型的家庭结构，
我们由公开到地下，现在又由地下到
公开了。

第二十四章..... 388

我太高兴了。我肚子里埋下了一
颗中国人的种子！我一定要在中国把
孩子生下来！

第二十五章..... 402

你慢慢地走，朋友们在为你送
行。这里没有喧嚣，没有荣辱，你是
——安宁的！

第二十六章..... 419

你现在还谈什么尊重？我回来，
就是要追究你的责任！

第二十七章..... 430

说句老实话，我这前半生，很少
有自己为自己选择的机会。这一次我
不会放弃！

第二十八章..... 443

你应该明白，一个男人向一个女
人求爱，是非常正常的事。不管采用
什么形式，都不奇怪！

第二十九章..... 456

这个阵营不是铁板一块,也在不断变化,前边的冲出了氛围,后边的又接续上来了。

第三十章..... 469

可是当我梦醒之后,就更加明白: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思念,将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第一章

历来的辞书上都做了这样的注释：寡妇——死了丈夫的女人。我实在不敢苟同。应该是：寡妇——失去丈夫的女人。

吴楠向老寡妇南琦家里走去时，还不知自己即将成为新寡。

她现在还穿着丈夫从意大利寄回来的皮鞋，宝石蓝色彩，正宗的名牌。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她对康大维有着足够的信赖。鞋跟在每一个台阶上撞击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她那富有明快感和节奏感的脚步声，可以使许多男性公民竖起耳朵静听，屏声敛气期待。但是吴楠却是那种使男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女人。她举止高雅，没有媚态，甩手落脚间都充满了自信和沉稳。

南琦的居室在三楼，拐过一个弯后，吴楠就看见了一个将熄未熄的烟头。良好的卫生习惯，使她很自然地弯下身去，轻轻捏起烟头，把烟头扔进了垃圾孔。她今天兴致很好，出国探望丈夫的长假已经得到批准，必备的物什也已经打成了大包小包，放置在比她还要焦心的母亲家里。

距离南琦的屋门还有三个台阶时，吴楠就预感到南琦没在屋内。这是一位耳聪目明的老寡妇，虽然从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但身心却从没闲置着。连续地敲门后，吴楠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在南琦面前，吴楠有着双重的身份：第一是南琦的侄儿媳妇；第二曾是南琦得力的部属。以往，吴楠的脚步声一旦在楼道响起，南琦就早早停在门口等候。两人之间已达成了诸多的默契。

吴楠转身下楼时，就敏感地想起了那颗烟头。姑妈从未有过吸烟的嗜好，更不会随意把烟头扔在楼梯上。这一定是一个男性

所为。现在吴楠还揣摸不透，此男人顺手丢下烟蒂是失魂落魄地离去？还是激动得忘乎所以？

关于南老太太悄悄恋爱的蛛丝马迹是从收发室老龚头那儿获知的。老龚头看见吴楠从后院走出，掀开窗口的挡板问：

“吴楠，又去看你姑妈了吗？”

“是的。她人不在。”

“她送客人刚出大门。”老龚头喘气不均，又加重语气说：“一个男人。这些天动不动就蹿进去了！都一把年纪了，还紧迫得像热血少年！”

吴楠兀自一笑。不愿计较老龚头不恭的言辞。当老龚头窘迫地把头抽回窗内，又向吴楠举出一沓子信件时，南琦已在她的身后出现。吴楠快速地翻看着各个信封，康大维的远方来信使她怦然心动。电话是一次又一次地打过了，但一直联系不上，现在他终于来信了！当她急切地把信封撕掉一个口子时，老龚头却嘿嘿憨笑着在窗口里面发话了：

“吴楠，你……你不是找南总嘛？你，你回头看……南总在冲你笑哩。”

南琦已经慈祥地揽住了吴楠的肩头。吴楠有点脸红心跳地将信件塞进小挎包里，回身搀住了南琦的臂腕，重新向后院的住宅区走去。

在这一老一少的知识女性之间，似乎都有点心照不宣。依偎着上楼进屋后，吴楠没有打问姑妈刚才送的是哪一位客人；南琦也没有打问吴楠都收到了谁的来信。如果说南琦过去被下属们称为开明领导，那么她现在就无疑是一位开朗的老太太了。即使对侄儿媳妇吴楠，她也能做到：不该问的绝对不问。吴楠几次想把那些信件拆看一遍，特别是那封令她梦牵魂绕的海外飞鸿，但她还是忍住了性子，避免自己显露出兴奋和焦躁。

“姑妈，”吴楠打开南琦递过来的一筒冰镇饮料抿了一口，这

才心平静气地拿出一叠稿子说：“姑妈，您这篇稿子我看了，对中国寡妇现象的论述非常精辟，很有引人发思的价值。”

南琦接过稿子放在桌上，笑了笑说：

“这个课题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了。当然也有自己本身的深刻体会。比如我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但总是横不下决心重找一个伴侣。工作忙碌只是外在客观上的原因，究其主观，那就是门当户对的障碍在潜意识中作怪。什么学识相当，什么谈吐不凡，还包括物质上地位上等等问题。这就叫做自设樊篱受其累。”

“姑妈，我总是佩服您的坦诚。”

“楠儿言过其实了。我所说的正是自己以往的虚弱。其实叫做虚伪一点儿也只不过份。”

“可是编辑部里对‘寡妇’这个名词却大有争议。有人还搬出字典辞海来加以考证。历来的辞书上都做了这样的注释：寡妇——死了丈夫的女人。”

“以讹传讹！历史的错误！我实在不敢苟同。应该是：寡妇——失去丈夫的女人。不然的话，离异的女人算作什么？寡居和独身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吴楠沉思后，点头赞同了。她要南琦将稿件润色誊抄后在《当代妇女》杂志社发表，南琦却收起稿件，婉言谢绝了。南琦说她当了十几年的总编，除了不得已地写了些祝辞和导语的小文外，从没有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再说她这只是研究的开始，有许许多多问题连自己还没有彻底弄清楚。

二

弄不清楚的事情如同晴天霹雳，在吴楠头上炸响。步出杂志社大门时，她还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或者说她还沉浸在遥遥思念的幸福中。每当她接到康大维的电话和来信时，都会进入沉迷

状态。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果是晚上接了电话，她就会彻夜不眠，骚动不宁；如果是白天，她就会精神恍惚，心跳加速。这种想入非非的反应时常搞得她很累很苦。最近一段时间听不到康大维的声音了。接电话的人总是说他去另一个国家谈生意去了。今天这封厚厚的信件，吴楠一直以为是康大维给她办好了出境的证明和入境的手续。因为她坚信康大维对她的爱恋，她也因此为康大维保持着忠贞。

同事们几句笑谈多少使她心情不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吴楠的心房暗自震颤了一下。正是下班时间，编辑部的小莠和宏刚两位青年一出大门就赶上前边的吴楠，小莠问：

“吴姐，你知道北京今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

吴楠沉吟半天，答不上来。

宏刚赶前一步，侧身对吴楠说：

“这几天大家都议论说，您和南总都快成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了，连这一句新闻界评选出的流行语都不知道，未免太成问题！”

吴楠原地站立，用求知的目光询问着。小莠和宏刚异口同声地大声喊：

“一不小心就离婚！”

他们说完，双双跨车而去。

一路上，吴楠没有着急地拆开信。是吉是凶，是陶醉是悲伤全留到屋里再看吧。她的居室还是康大维原来所在单位的。康大维出国并定居后，她就有了寄人篱下的歉疚。母亲那边倒是独住着一幢小楼，但她总是不愿意把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丢掉。再说母亲享受的是父亲亡故后留下来的待遇，她不愿意在母亲的羽翼下生活。尽管这个单位还没有人找她谈话提出居室归属问题，但她一踏入这个院落，浑身就有点不自在。今天的感觉如同往常。她把自行车锁在存车棚，守车棚的老头交过一个小铁牌，仍像往常那样笑得慈祥。当她急匆匆向楼口走去时，老头子却记起什么事

情似的喊住了她。她礼貌地回过身来问老头有什么事？对于这个漂亮又端庄的女人，老头也很想多看几眼，多说几句话。他卖关子似的先在椅子上坐下来，再双手哆嗦地点燃一支烟。几十秒种的时间里就使吴楠多了一点预感。老头转达的事情简单而又奥秘。他说他们的一位领导让他转告吴楠，现在的住房尽管安心地住下去。不看僧面看佛面，康大维过去曾给单位立过功效过劳；以后还可能给单位带来好处。

吴楠无心详盘细问。上楼时脚步就有点沉重了。康大维的细致她最清楚，一定是他给本单位的领导打了电话，再三安顿了她的住房事宜。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只能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他出国探亲的时间较长，康大维担心着房屋会不会被收回；二是……

第二个猜测很快就被康大维的来信所证实了。吴楠气喘嘘嘘地坐在桌前，双手抖动着抽出信纸，她剥开了康大维的良苦用心，先从最后几页纸看起——那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吴楠的头颅发木，眼睛发花。附在前边的来信内容已无需细看，不管是甜言蜜语还是理性的解释，都成了达到离婚目的的手段。后边的离婚协议书才是最终的要求。她几把就将信件撕得粉碎，只把离婚协议书铺展在桌上。接下来就是失声痛哭。已经好多次了，康大维一直催促她去他的身边，但因事业，儿子、母亲的问题而未能成行。残酷的是这一次她刚刚下定了决心，即使短期探亲也要给康大维带去妻子的温馨。可是晴天霹雳却偏偏在这一刻发生！

“康大维，我终生都不会原谅你！”吴楠无声地呐喊着，扑进里屋，浑身瘫软地爬在床上抽泣。愤怒又给她注入了力量，她把康大维以往的来信收集起来，架在了卫生间的马桶上，划亮了一根火柴。康大维的潇洒和智慧同样可以在写信时体现出来：有时他把男女之事写得无比暴露；有时他又用暗语激发妻子产生回到

自己身旁的冲动；还有几封他只在白纸上勾划出男性器官的图形。在有些人看来非常下流的东西，康大维却无遮无掩地说清道明了。所有这些，现在都只能化为灰烬。哗哗的水声，连灰烬都被漩涡冲刷得无影无踪。

三

高山和凌芳夫妇等候着吴楠来吃饭。他们都是吴楠和康大维从小玩大的知友。凌芳又是吴楠母亲认下的干女儿，这样她们的关系就更是亲如同胞姐妹。高山是足球教练，凌芳是医生，他们的独生儿子高小宝在无人看管时就送到吴楠母亲的家里去。那边还有吴楠的儿子康小可，吴母对两个孩子都像亲孙子一样地疼爱。

吴楠决定出国探亲的消息使他们怅惘若失，也使他们感到高兴。前天帮吴楠收拾购买出国的东西时，他们就劝慰吴楠：尽管放心地走！多长时间都不必为母亲和儿子操心，一切都有他们来关照。今天他们还专门为吴楠包着瘦肉馅饺子，虽然康大维那边还没有回音，但他们却急切得如同钱行了。

高山有点心不在焉。对于吴楠的出走，他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滋味。总是独守空房，他为她揪心；真的决定出走，他又觉得空空落落的难受。多少年来，他对她并无不可告人的欲念和企图，但在清醒和迷乱的交错想象中，他却时常想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他的心还紧系在万民倾心的足球事业上，一旦看见了足球，恍惚的思绪就有了充实的定点的转移。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和儿子看着欧洲足球集锦的录像带。儿子对足球也是如痴如醉，但又是经常和父亲发生对峙。不管是哪一个国度的赛事，儿子总是为首先破门者呐喊助威。而高山却总是为受挫者扼腕叹息。这一次，他没有理睬儿子的咋咋呼呼，而是悄无声息的将饺子拨到桌面上，在长方形的一块五合板上摆出了比赛双方的队形，究其受挫